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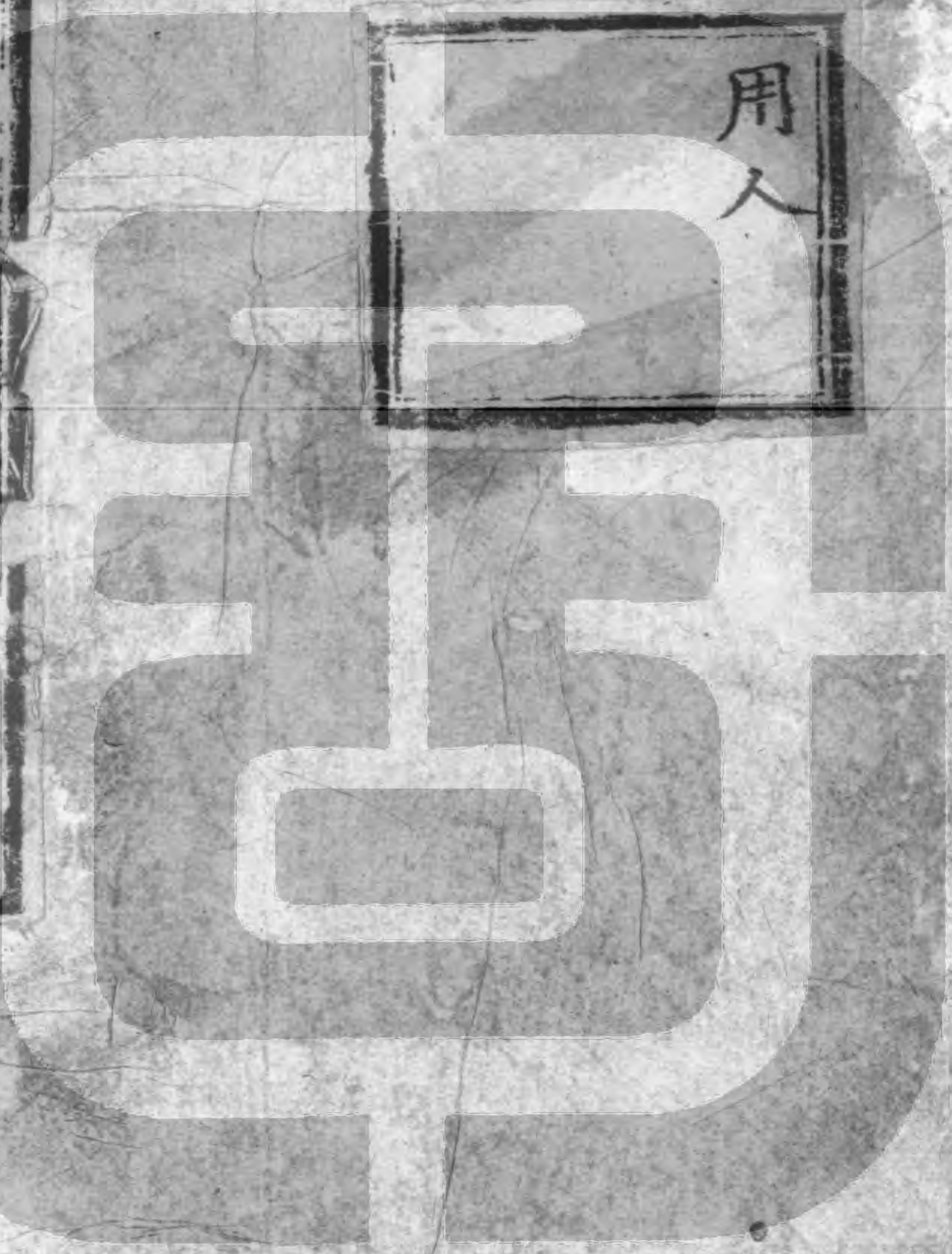
6244
:61

用
人

歷代名臣奏議

卷之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一

用人

宋徽宗立左司諫鄒浩上疏曰。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讎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察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待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

知永興軍王覲上殿劄子曰。臣竊以朝廷用人。凡內外之職。豈不欲

其久任。特患負多闕少而未能耳。負多闕少之弊。理當變圖。則久任未易遽也。唯是逐路監司。輕用之則負多。慎擇之則負少。何莫而不久任。今一路郡縣數十。察官吏之能否。究民物之利病。非一歲再歲之所能盡也。不使久其職。則務為苟簡。取辦目前。職業浸墮。弊事滋長。夫天下之廢吏。負之衆。朝廷安能遍察。獨賴監司為之耳目。振其綱領。况逐路不過數人。選擇差易。誠皆得其人而久任之。則四方萬里之民。蒙賜豈少哉。惟聖慈留神以幸天下。

覲為御史中丞。為用丁隲上奏曰。臣伏聞報恩無先於薦士。不祥莫大於蔽賢。况宮觀後之朝。敢效相先之義。臣切見朝散郎丁隲。才識高明。學問深博。行義足以表俗。文章足以華國。安於管庫。垂二十年。雖公論之所共高。而自視常如不足。方今政事之急。正在人才之少。如隲之賢。不宜流落於外。伏望朝廷推置清要。必有補

於聖治。如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貢舉非其人之罪。

元符二年。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論任賢去邪在於果斷。上奏曰。臣聞堯舜禹稷之相遇。其朝夕都俞勸戒。不過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為君之先務在此也。夫知任賢而任之之意不專。賢不可得而任矣。知去邪而遲疑不斷。雖有去邪之意。邪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非害霸也。任賢而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又曰。郭何以亡。管仲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威公曰。善善而惡惡。何以亡。管仲曰。善善而不得用。惡惡而不能去。郭由是亡。由此言之。人君不得任賢去邪之道。大不可以王。小不可以霸。守而不變。將至於亡。其能霸且王乎。管仲且猶知此。况不為管仲者乎。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臣竊嘗考致治之本。亦不過

於開納直言善御群臣賢必進邪必退。自明道中親覽萬機見政事之多僻。知輔佐之失職。自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耒副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皆罷去。天下已服其英斷矣。寶元之初地震冬雷。用諫官韓琦之言。而宰相王隨及四列陳堯佐盛度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嘗用夏竦為樞密使。諫官歐陽修論其奸邪。即日罷竦判河陽。晏殊為宰相。諫官蔡襄言其不恤邊事。廣置邸宅。即日出殊知穎州。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若仁宗牽於偏聽。優柔不斷。臺諫倍信言不見用。賢善不進。朋黨不去。則安能饗四十有二年太平之福乎。臣願陛下遠思堯舜禹稷任賢去邪之道。中采齊桓管仲善善惡惡之戒。近法仁祖納諫御臣之意。則太平之盛指日可見。伏望陛下留神省察。

三年。中書舍人曾肇論惟材是用無係一偏。上奏曰。臣竊觀唐太宗初即位。急於求治。搜拔賢雋。不以一途。故取魏徵於仇讎。取馬周於布衣。取王珪杜淹韋挺於流竄。其餘罪亡俘虜之臣。咸引在朝。唯材是任。卒賴其助。以成貞觀之治。及我太祖皇帝踐祚之始。亦以人材為先。方是時。乘五代衰亂之餘。太祖皇帝征伐四方。粗定天下。創度典章。尚多闕略。又自郭周以後。藩鎮幕府。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八官之門。唯進士經學二途而已。然歲取進士止三十人。經學止五十人。選舉既難。不無滯材。太宗知其然。故在位二十餘年。所擢士以萬計。舍短取長。不求其備。一時華澤遺逸之人。收拾略盡。本期名臣多繇此出。後世稱誦。以謂太宗明於治體。以天下為度。非眾人所及。故能越去拘攣。以牢籠豪傑為國之用。此誠不世出之英杰。後嗣所宜師法者也。臣伏見近歲以來。內則臺省清要。外則藩府守將。類

多闕負或曰乏材而然。臣謂古者不借材於異代。無世而無材。惠在用之不廣爾。用之不廣。則取人有限。取人有限。則材者不必用。用者不必材。是以上之政事有曠廢不舉之憂。下之懷能抱器之士有鬱塞不伸之嘆。此宜今日之所留意也。陛下臨御以來。銳於更化。其所引拔。固已不專一途。然臣愚過計。尚意左右之臣。或未盡以皇極大中之道。啓迪於陛下。陛下於用人之際。不能無方。致陛下勵精求治之初。有人材不足之慮。伏望陛下遠稽唐貞觀。所以致治之緣。迨以太宗皇帝振舉滯淹。為法無惑於浮言。無係於一偏。斷自聖心。唯材是用。收其大者。以為棟梁柱石。其小者。亦是侏樸楛楛之任。庶於經營清朝。無施不宜。以成治功。以通衆志。豈獨天下之幸。實社稷無疆之福也。在易之泰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蓋當上下交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荒穢者包之。馮河不中者用之。

遠者不遺。忘近者不朋。比如此。故得尚于中行。所以為盛。在書之皇極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如此。故能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惟陛下留聽毋忽。

肇為翰林學士。論減罷監司守臣上殿狀曰。臣聞朝廷政事以民為本。與民親者。莫如逐路監司。及州長吏。祖宗以來。常重其選。故監司辭見。皆得上殿。而州長吏人數猥多。不可人人延見。則擇其州之要重繁劇。與夫沿邊守禦之地。為長吏者。則許上殿。舉天下之大。無慮三百餘州。而長吏得對清光。親承訓教者。不及百人。不為多矣。近者伏觀詔書。知州軍辭見。各上殿者。減罷其半。於半之中。又減朝辭上殿者二十有二州。其辭見得上殿者。纔一十有三州而已。紹聖四年。文臣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並湏上殿。指揮又罷不行。臣愚竊所未諭也。夫祖宗必令監司知州軍上殿者。豈苟然哉。視其視。則疲瘁老

疾無所揜。與之言。則能否邪正莫能欺。因此以察執政用人。則精粗得失無不見矣。為監司長吏者受命而行。躬聞德音。則人人曉達上旨。有所遵守。政成而歸。親面天顏。則人人各述所知。口陳指畫。而上下之情。無有不通者矣。非獨如此。躬親庶政。收攬威權者。人主之大柄。近見臣下諮詢不倦者。人主之盛德。祖宗以來。所以不憚日昃之勞。不厭應接之煩。蓋有以也。今陛下初即寶位。方當勵精為治。日接群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臣愚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為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義興治功也。夫自古帝王有志於治者。未嘗不廣延群臣。博問兼聽。而於治民之官。尤所注意。在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所以然。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

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西漢二百餘年。獨宣帝世循吏為盛。漢之刺史。即今監司之任也。漢之守相。即今之知州軍之任也。宣帝所以綜覈名實。為漢賢主。其本在此。以陛下明聖。方將興建德業。比隆三三。如宣帝所行為之。甚易。臣愚欲願陛下近守本朝成憲。遠稽漢宣帝故事。出自聖意。申命輔臣。自今監司知州軍。詳見上殿。並如舊制。內監司及帶一路兵鈐。仍依紹聖四年旨。揮其餘。則依今年六月十六日詔書施行。所貴上循祖宗之典。下貽子孫之法。其於政牀。蓋非小補。惟陛下留意。毋忽。天下幸甚。右止言陳瓘論紹述上疏曰。臣切惟天下萬事。而人主所當問者。一事而已。用人是也。堯舜之法。試而後用。是以九年然後見伯鯨之罪。歷試然後知大舜之聖。不試而用。其失多矣。陛下欲開言路。當還都濬。取其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材。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聞御

史中丞安厚尚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其說以謂先朝之事且當傳承國是所繫不可輕改臣請以祖宗故事明其不然昔唐介之忤仁廟也內指貴妃外詆宰相寘于廢表昭示天下是則劾浩盡忠之言何異於唐介先帝一時之怒何異於仁祖仁祖有日新之意久而變通是以還介於一年之內先帝有日新之意未及改命而棄天下於數月之間愛君之人念此傷痛光續前緒正在今日豈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謂之善繼天下皆非而可以執為國是乎國家繼一述皆本於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以太平之久自堯舜三代乃至漢唐皆不及焉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孰大於此若夫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是孟莊子之所謂孝耳戰戰兢兢何足為天子道哉陛下居武王繼述之位而執法之臣揚孟莊子不改之說曲徇其請則臣下享因循之利從公議則聖主被愆忘之

譏非上誤朝一以私意風憲之職當如定乎然則劾浩既來安厚卿可去矣雖聖度寬容姑爾含貸而明示好惡亦不可緩黜幽之與宜自安始伏望即降指揮以警列位天下幸甚

權又乞罷王師約樞密都承旨上疏曰臣聞成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之詩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蓋言黜無人材上合天意然後可以慰天下之心初政之所宜謹無大於此也臣伏見駙馬都尉王師約近除樞密院都承旨非祖宗用人之法選神考設官之意臣不可以不論也本朝矯衰唐之弊駙馬都尉無任權要者惟王貽永尚太宗女鄭國公主一年而主薨貽永即納所賜第後三十年乃歷遷任仁宗知其賢權任樞密當此之時貽永名為帝婿實已疏外今師約賜第猶存而未歷遷任豈可用貽永之例而遽擢於樞密之地乎神考詔樞密院置都承旨以文臣為之副承旨以武臣為之或參求外

戚之可任者以充此選。然一文一武不相紊也。今以師物據文臣之位。豈神考設官之意乎。陛下遠師堯舜。近法祖宗。四方萬里無不延頸舉踵。以觀初令。未拔寒俊。而遽以姻戚先之。巖穴之士。將何望焉。三省樞密院。進擬如此。失天下之心矣。願陛下守祖宗用人之法。稽神考設官之意。罷師約新除。以允公議。

璿又上奏曰。臣十二日。曾具奏狀。言駙馬都尉王師約除樞密院都承旨。非祖宗用人之法。違神考設官之意。乞行寢罷。未蒙施行。臣所當論未可已也。師約在元豐中。嘗為神考之所試用。其人修謹寡過。士論亦頗與之。然而臣之所言。非論師約之賢否。特以初政用人。不循舊章。未拔寒士。先擢姻戚。恐失岩穴之心。以為廟堂之累。區區之中。非立異也。若蒙陛下採狂瞽之言。寢已行之令。則用衆從善。實為兩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師約新除。以全初政之美。

璿為校書郎。論立賢無方。上奏曰。臣聞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東西南北之人。皆可任也。成湯大有為之時。所專任者。伊尹一人而已矣。然而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所謂無方。則立于朝廷者。非一人而已也。臣謂神考之用人。正與成湯相似。熙寧之初。專任王安石。熙寧之末。則立朝廷者。不主一人而已矣。是以天下洗心之士。無彼無此。皆願為神考之用。而朝廷之上。平無偏黨。成湯之用人。何以加此。紹聖大臣。以纂述王安石為主。託繼述之文。借朋黨之說。以屏除異己之人。因司馬光則謂洛人皆不可用。因呂大防則謂陝人皆不可用。因劉摯則謂東人皆不可用。故自紹聖以來。西北士大夫。皆無望於朝廷。甚非神考所以立賢無方之意。臣謂善救弊者。先救其偏。此陛下今日之急務也。蓋無方之說。可以救一時之弊。可以為初政之法。

璿又論用人惟已。上奏曰。臣聞用人惟已。亦成湯之事也。臣嘗謂立賢無方。則朝廷不偏。用人惟已。則臣下無黨。為君之難。在此兩者。成湯所以能由此道而為後王之師者。始於執中而已矣。中則不偏。中則無黨。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神考熙寧之初。立賢有方。用人惟安石。熙寧之末。立賢無方。用人惟已。一弛一張。得文武之道。有始有卒。見聖人之心。此陛下今日之所當法也。

璿又同任伯雨。乞罷溫益給事中。上奏曰。若臣聞漢高祖即位之初。所先封者。皆故舊親愛之人。用張良之言。急封雍齒。於是群臣人人有自堅之意。唐太宗即位之初。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有咨怨。房喬以為請。而太宗答曰。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怨嗟。豈為政之軀乎。臣愚以謂張良之諫。有益於高祖。房喬之請。無補於太宗。此二君者。一則有聽諫之明。一則有察

言之公。故當即政之初。不失用人之理。此漢唐既往之善。初政之所當稽也。臣伏聞太常少卿溫益除給事中。兼侍讀。按益知潭州日。有新州羈管人鄒浩。道過本州。晚投僧寺。就宿寄食。而益差本州兵馬都監。遣浩出門。續令走卒數輩。逼浩登舟。使之冒風夜渡而去。浩以言事得罪。既經行遣。不知所過州軍。更緣何事。惟辱逼逐。使至於此。又分司安置人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皆在本路。益為益所侵困。當時用事大臣。以益為是。而天下公議。以益為非。今陛下召還鄒浩。厚禮純仁。而奉世之徒。皆已叙復。所以合天下之公。是非也。益之所為。又已達于聖聰。謂宜躬撓之初。正益之罪。而乃擢置侍從。慶之經筵。付以封駁之任。非緣端府舊僚。何以致此。臣願陛下用堯舜大公之法。稽漢唐既往之事。罷益新除。黜之于外。使天下皆知陛下不以故舊之私恩。而廢天下之公議也。如是。則一除之矣。何足以

累聖政。而不吝之明。適足以新盛德。臣不勝惓惓愛君之忠。惟陛下加聽。幸甚。

瓘又進故事曰。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

臣瓘曰。韓范二人。先以朋黨見疎。今復並用。臣愚嘗謂若欲辨朋黨。先須除忌諱。仁祖之初。范仲淹杜衍富弼韓琦之徒。當時指為朋黨。朝廷行遣仲淹。書其罪惡。兩次榜于朝堂。景祐中。勅榜。則以謂仲淹挾言罔上。立黨挾私。躁率詆欺。密行離間。寶元中。勅榜。則以謂仲淹挾朋相援。奸利自營。結陰好以濟仇。託強辭而市直。當時諫官乘勢擠排。和其言者。如出一口。據此兩次勅榜。則是仲淹以奸儉敗露。永可棄絕。及仁祖翻然悔悟。所謂奸儉者。忽取其正直。所謂詆欺者。忽以為忠信。如上天寒暑陰晴之變。非臣下常情所可測度。後并韓琦並用。皆大合於公議。天下謂之韓范神考。為

韓琦作神道碑。實載其美。當景祐寶元之間。歐陽修論朋黨。引商紂桓靈之事。觸犯忌諱。無所不至。仁祖取其議論。不罪其言。故天下公議。終不見掩。臣所謂若欲辨朋黨。先須除忌諱者。仁祖已試之效也。神考熙寧之初。專任王安石。自安石與呂惠卿紛爭之後。天下有王黨。有呂黨。神考於王黨之可用者。亦用。呂黨之可用者。亦用。故二黨之禍。不及朝廷。而於既往之事。緣此悔悟。從而改舊者多矣。未嘗悔過而執吝也。夫惟不吝。然後用人。惟已。此神考之所以合乎成湯者也。蓋改過不吝。則忌諱自除。用人惟已。則朋黨自消。臣故曰。若欲辨朋黨。先須除忌諱。

以殿中侍御史唐介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初介為臺官。彈宰相文彥博。忤旨。貶嶺南。未幾復殿中侍御史。秉行知復州。尋遣中使召為殿中侍御史。論者以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古未之有也。

至是介避言責。又欲安全之。故有是命。

臣權曰。臣嘗謂天之運也。譬如車輪之轉。高者復下。下者復高。其變無常。不可執也。執者失之。老子之大戒。仁祖之責。唐介二年之間。即復召用。不唯於唐介如是。凡言官之斥逐者。無不然也。言章及於大臣。則大臣必罷。若大臣復用。則言者亦還。正如車輪之往來。流轉而無所執也。上意不偏。下亦無黨。其妙昏昏。非衆目之所能覩。其理悶悶。非衆心之所能思。此仁祖自得於獨知者也。豈外入之善乎。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仁祖用人之術。可謂如天運而無所積矣。天下之所以歸。而海內之所以服也。臣嘗攷唐時牛李之黨。自牛僧孺對策之後。至李德裕死于崖州。一叛一復。凡四十二年。而後朋黨之禍息。仁祖在位四十二年。所用之人。其類不一。然

不至立黨而相攻者。以上無偏執。運轉在我。故機圓術妙。足以轉天下而不為天下之所轉也。臣謹按古之朋字。即鳳字也。一已在。上。而衆鳥從之。人主用人惟已。則天下之人皆來朋我。若威福在下。則臣下各自立朋。此自然之理也。

老子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臣權曰。文帝納賈誼譏切之言。養臣下以節。不辱大臣。於是堂陛愈高。而基本愈固。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何以異於此哉。臣嘗謂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無如孝文。然其術出於老子。故仁祖之於老氏也。取其簡約。而神考之於漢文也。謂無間然。蓋老異於孔。而其本則同。漢劣於周。而善亦可取。此二聖之所以垂訓也。仁祖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

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輕淺耳。龐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臣三復聖訓。因考三曾。知白之所以見重於仁祖者。蓋能以清淨之術。而無為之化。所謂大而可紀者。其在茲乎。

諫議大夫龔夬論封駁差除狀曰。臣伏聞新除程伯孫王畿蔣長生。蔡珣。鮑朝賓等。充郎官給事中。以伯孫等皆大臣姻戚。已行駁奏。未奉命音。復命他官書讀。側聞清議。殊未為允。蓋執政薦吉。自當旁招俊乂。若有姻戚。果賢。鄙人自知之。今中外朝臣。責任人材。如伯孫者。何可勝數。又况賢俊如林。未蒙識擢。而首論用此。人是以士論然。為不以為當。若大臣專引親舊。多非其才。則朝廷不得無疑。若是則復曰。雖欲進賢。不可得也。於是天下之真才。朝廷不可得而用矣。門下本以省審為職。若給事中所駁。改付別官書。則是非不可不決。後

官所書是耶。則前官不為無罪。若前書所駁非耶。則後官豈可謬書。若一切不問。唯命令之速行。則給事中之職。幾於廢矣。恐非建官設屬。專相維持。補揀政事之意。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大觀初。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祠部郎官葉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主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持有表

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

大觀中。吏部侍郎慕容彥逢論。理會守令。劄子曰。臣伏見陛下勵精政事。比降明詔。惠綏庶民。教養多士。所以訓戒丁寧。甚悉。真極感之舉也。臣竊謂陛下聖謨高遠。固非臣子所能仰望。清光至於推行德意。悉慮見於事實。而與士民尤親者。蓋在於守令。舉皆得人。樂事勸功。不以便文自幸。則太平之基。豈復他求乎。朝廷制考課之法。殿最賞罰。既詳且備。臣愚欲乞守令任滿。課入優等者。除合得賞格外。其未經選擇之人。三省審察。如人材果可任使。隨其資秩。特加獎拔。或實諸省府。守監要劇之選。或委以諸路監司。按察之寄。若此。群吏聞風。莫不激勸。各以行治自奮。豈惟究宣惠澤。上以副陛下惻怛之誠。又足以搜揚疎遠。以且為守擇人之術。其效豈小補哉。伏望聖慈。特詳酌施行。

徽宗時。御史中丞王安中論知縣闕官。劄子曰。臣竊惟陛下天資仁聖。愛民重本。詔書數下。德意具昭。而奉承者在朝廷。推行者在郡縣。自朝廷下之省部。省部下之監司。監司下之郡。皆行文書而已。至于郡下之縣。始及於元元之衆。然則最近民而實行陛下之德意者。莫切於縣令。臣伏親近日。諸路奏請如慶吉管下永靜。將陵德州平原。成都利州等路。皆以縣無正官。上達聖聰。而河南明州陝西廣東。且皆奏乞差人。吏部以見榜闕多。自春季至今。更不刷闕。見在任人。曰有申明。過滿乞省罷。及催差替人者。而替期未至者。亦多乞官。觀或願就監當。大抵諸路縣邑不闕官。則多未有替人。太平多士之時。人樂仕宦。而百里之任。願獨憚往。其說有四。苟免之塗多。難工之事衆。督察之官不公。賞罰之施不均。故也。先帝成憲。初改官人。必令作縣。關陞通判。必實歷知縣人。熙寧元豐間。用恩賞改官。免知縣者少。今

恩賞改官者衆而用考第改官人。力足以取堂除。乞官祠。則不復到部。通判。關。自監當人以上。稍有因依。皆可徑得。蓋不必用實應。關陞。况創制。負闕有與當實應者。諸司辟官。有乞理實應者。然則誰肯屑為縣道哉。臣所謂苟免之塗多者。此也。治縣之才。世固以為難。而責辦於法度之中。取成於法度之外者。又不能無凡買物曰置場之類者。不均敷。則不能應拋降之數。凡賣物曰鋪戶之類者。不抑配。則不能及椿立之額。運送綱棧。貼助夫役。水旱之訴。蠲租。則失漕計之指。公使之須。守法。則取州郡之怒。臣所謂難工之事衆者。此也。守倅之賢。未必能服人。而行縣季黠者。又其下僚。監司之才。未必能戢下。而徃來督責者。又其屬官。文檄之辭。陽戒以無違詔令。而風指之峻。陰趣使抵冒法禁。守倅監司。不特資以免責。而喜功生事者。方以為進身之利。臣所謂督察之官不公者。此也。黜功就事。縣任其勞。論罰則

獨厚於他官。第賞則每居於下列。臣所謂賞罰之施不均者。此也。夫近民之官。而所以病之者。若及。遂使所在闕人。元元受弊。方茲議負多而添闕。孰若先填闕以修官。臣愚欲望聖慈。申嚴實應之制。舒究責辦之實。戒監司守倅。使同利害。公賞罰。勸沮使當功罪。庶幾人無憚徃之心。不為避免之計。縣得正官。職有常守。必有能為陛下宣布德澤。勤卹下民者。事始朝廷。而及天下。其利甚大。惟陛下財擇。

尚書右丞陸佃執政。與會布比。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駢射也。左司諫江公望。乞用元祐人才。上言曰。臣日者獲遇清光。親承聖訓。以今日之治。躋當以繼述為先。復賜宴間。側聆睿旨。以今日朝廷所

惠。元祐人為多。臣退而思之。既持繼述之論。必牽於元祐之說。此理勢之必至者也。夫孝子之心。莫不以繼述為美。括廟同考於神考矣。持繼述之論。牢不可破。輔政非其人。以竭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有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相侔時事。必指為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動人主。故元祐之臣。投荒屏裔。為之一空。所引陰險。依輕浮刻薄之小人。內結中貴。以傾伺主意。外生邊事。以持久祿位。人力困竭。國用匱乏。天下為之騷然。秦隄不得盡繼述之美。大臣持論不平之過也。昔成周之時。作興人材。化雨德風。浸潤披拂。菁菁有阿。陵之養。克克足薪。樵之用。一遭幽厲之禍。人才彫落。至宣王中興。有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愛莫助之。之歎。宣王知人才可以培植而生。可以護養而成。若芑之新田。菑畝。培植護養有力。故南征薄采。而是用也。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

養之餘。遭紹聖。亂逐之後。彫疎落莫。所餘無幾。天假殘息。若有待焉。陛下有作。萬物興覩。雨露滂沛。咸被滌洗。不旋踵召寘禁近。或布在臺省。要藩便郡。班班有之。萬無一生之人。既獲全活。百有十非之者。一切俱原。豈惟不失前日仕宦。豐壘焉有進擢之望。人非木石。豈不懷恩。陛下不用則已。用之則若臂之使指。若手足之捍頭目。豈復有不應我哉。陛下持繼述之論。而以元祐人為多。不過患其不為僕爾。此正非所慮也。陛下操利勢持名器。躋乾剛之德。用皇極之道。以臨御天下。以役使群動。人臣結髮辭親。委質就仕。既移所事而事陛下。豈有驚然不為使哉。陛下不迫其所難。不彊其所不能。祇欲同心協力。遵奉神考已成之法度。徐將講求繼述之美意。與天下共享其利。爾昔齊桓釋射鉤之讎。而管仲得以濟其功。晉文不宿斬祛之怒。而勃鞞得以成其名。王珪魏證易所事。而不以陰計為諱。唐太宗用其

重而卒成仁義之治。神考於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鈞斬祛之弊。陰
計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黜仇人而用之。用其隙猶足以
濟治。况非其隙而用之者乎。其肯為陛下盡也。必矣。陛下若立元祐
為題。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諍興。諍興則黨復立矣。縉紳之
禍何時已也。可不痛哉。陛下嘗榜朝堂。并布告天下。以為政取人。無
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宜。用舍惟義之所在。又改元詔旨。亦稱
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
實聞此言。陛下欲渝斯言。其如皇天后土何。論述事則一無所作。述
之而已。此詩所謂率由舊章。而閔子騫所謂仍舊貫。何必改作者也。
論繼志則治雖不同。而同歸于道。時雖不同。而同歸于治。若啓之敬
承禹道。武王之卒伐功者也。惟道是同。豈泥于已陳之迹哉。二典常
道也。可則若之。否則稽之。何常之有。惟其不常。是乃所以為常道也。

伏望陛下以繼述為大計。以因時損益為畫。美雖步驟。馳騁不越於
神考法度之間。皆足以為治。是猶玉良道父之挾與馬。駕御疾徐之
節在我。雖欲項領而為之用。勢亦不可得已。况非迫其所難。而強其
所不能也。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敵。治天下者。審所御而已。能審所御。雖狙詐且為之使。况
不為狙詐者乎。故有國者。惟患人才之不多。不患多而不可用。惟患
不能用而已。陛下明諭群臣。以朕之所謂繼述者如此。朕之所以遇
元祐之臣者如此。咸俛承聖訓。各務同心協力。以成繼述之美。以保
富貴安榮。朕於爵祿何所愛焉。儻陽為公。心陰結死黨。專立異論。務
沮成法。或怏怏非其君。而驚不為使。則明行誅斥。以戒在位。朕於汝
無愧。汝負朕為多。自速之禍也。悔何及焉。先之以訓誥之情。卓之以
丁寧之義。終之以惻怛之意。此周公所謂予不惠若。茲多誥。蓋有不

獲免者美。如是。元祐之人。惟患其不多。繼述之美。無患其不盡。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在陛下御之而已。夫仁者善合人。不仁者善離人。惟聖人能置人於其間。是猶水火之不相能也。置鼎焉。故能濟事。任之功。成五味之和。今宰相執政。侍從臺省。陛下善置人焉。雖若水火之不相能也。必有足以濟治者矣。此尤不可不察也。匹夫之智。雖聖人有所不知。芻蕘之言。雖聖人亦知採擇。臣之言。偶類乎匹夫之智也。臣之職。無異於芻蕘。陛下或加採擇。則聖人之不知。所以為知之至也。

左正言任伯雨上言。章惇狀奏曰。臣聞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欲成天下之大事者。必以正名為本。臣前者所論章惇求去。不可不許。此乃名正言順之事。在陛下斷之而已。惇為先朝宰相。先帝山陵未畢。不可以出惇也。出之太遽。則名不正矣。今也不然。陵

土未復。而惇自求去。去就在惇不在朝廷。亦如王珪既死。別命舊相。死生在珪不在朝廷也。惇處可嫌之地。迹不自安。果於求去。理可必從。陛下之所以留惇者何哉。以別無舊相可以代惇故耳。臣前者妄陳愚計。以謂范純仁之賢。可以代惇。舉而相之。則天下之心皆向朝廷。况是先朝舊相。付以陵事。乃其宜也。急用純仁。而果於去惇。則可以慰四海思賢之心。可以示二聖用平之意。用平則人無反側。得賢則事可諮詢。假使純仁辭疾不來。而朝廷眾美實已兼具。考之公議。孰曰不然。唐順宗之初。叙用譙逐之人。陸贄陽城皆當時之賢者。未聞詔命。死於貶所。時不待食。可追恨。今純仁年過七十。加以篤疾。萬一不待詔。陰溘先朝露。非唯無以慰天下之心。亦恐老成之言。願告于朝廷者。不得剖露。豈特二聖之所不足。亦純仁垂死之恨也。漢宣帝欲封丙吉。而憂吉病不起。欲使人加紼而封。及其生存也。古之明

君留意用賢其急如此。今純仁老矣。盲不見物。押班升降。勢必不能。然而舊德雅望。非宰相不足以處之。若也堅辭。然後改命。處以閑局。待以優禮。有疑則問。

貼黃。仁宗時自侍從而上。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遇事便詢。先慰天下思賢之心。終獲黃者嘉言之助。若不早許。惇去。尙是以成此事。吾臣願陛下先下臣前章三省。然後從惇之請。改命純仁。所有永泰陵使事。令先朝執政時暫典領。候純仁到闕。然後交割。如純仁辭免。則推付之人便可充使。如此。則進退輔臣。不為無禮。改命陵使人無間言。名正言順。無可疑者。臣願陛下上稟慈闈。斷而行之。天下幸甚。

尚書右丞范純禮從容諫曰。通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開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真諸要途。人君欲得英傑之心。故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

宣和中。殿中侍御史許景衡奏罷宮定宋中事。參劾劄子曰。臣竊惟承平日久。吏負滋多。而大小使臣。尤為冗濫。吏部待次者。動經數年。廩祿不絕。誠可矜憫。陛下至仁及物。獨智察微。灼見注差不行。多緣吏職清雜。蓋以偶叨一命。徑歸銓選。注授冗濫之由。寔自此出。政和七年十一月六日。特降御筆手詔。節文應緣人吏補官。不罷吏職。不得

參部或曰後續降屢分。並許執奏不行。務在百執恪意遵守。若為永
法。無或衝革。宸翰布告中外。鼓舞孤寒。武臣方有就祿之望。伏覩近
降指揮。開封府廳司使。臣官定。宋中孚。許令參部。依舊本府。祇應議
者。咸謂前降御筆。焯如日星。豈容胥吏小人。輒敢邀求。衝改。如使出
於特恩。亦疑前立永法。伏况前日平江府奏。辟吳彥璋。充司戶曹事。
既有成命。而吏部執奏。以為彥璋曾坐園田水利不寔。已係御筆。勒
停。伏蒙陛下特垂天聽。究見始末。遂罷奏辟。指揮確守禁約。杜絕欺
冒。有識悅服。如蒙大賚。今者官定等。徒以一時僥倖之啓。首破御筆。
永不衝革之法。比之彥璋。辟命事体尤重。若不特賜改正。施行深恐
後來紛紛籍籍。援以為例。豈惟吏部右選冗濫之弊。未易澄革。且使
雲章奎畫。棧著為永法者。殆成虛文。此尤不可不論者也。竊觀自頃
朝廷大政。皆由御筆。屢分宜其百辟遵奉。庶績咸熙。然而應年于茲。

向之積弊。猶未盡去。蓋有如開封胥吏之類。撓法害政者。未嘗錮治
故也。臣愚伏望陛下奮乾剛之威。守已行之令。凡有僥倖干請。一切
斷以明刑。夫以天下之至公。示聖人之大信。則立政立事。豈不遠過
唐虞成周之盛哉。在陛下誠意篤行之而已。臣不勝大願。所有開封
府使臣官定。宋中孚。伏乞睿斷。嚴賜施行。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余應求論。將相當同心協謀。疏曰。臣嘗謂
自古人君。出應帝王之運者。必有同心一德之臣。以大公至正。相與
去私情。由直道。謀議雖異。不害其為同。趣操雖殊。而不乖於用。故能
輔佐彌縫。經綸圖回。以定禍亂。以寧邦家。以立法度。以施政教。成莫
大之功。定可久之業。請舉古事以明之。昔唐房杜之相。太宗也。玄齡
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卒。用玄齡之策。蓋如晦長
於斷。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佐佑帝室。姚宋之相。明

皇也。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故能輔佐開元。治隆中興。夫三百年間。輔弼者不少。稱良相止四人。非唯君臣遇合之難。而輔佐之臣。協心共謀者。為尤難也。其次又有武夫勲臣。亦能躰國徇忠。釋私忘怨者。若庶顏。顏相如之於趙。寇恂。賈復。之於漢。郭子儀。李光弼。之於唐。是也。夫平居無事之時。執政大臣。猶欲其同心如此。又況於艱難未定之時乎。武夫勲臣。猶能釋私忘怨。躰國徇忠。如此。又況儒學之士。以道義相許。以公忠相望。以古人事業相期。本無怨隙嫌疑也。豈一旦各據勢位。遂乖素願。務徇其私。而固為異同者乎。恭惟陛下。以甚盛之德。撫中興之運。時否而望泰。法敝而望變。民困而望息。國危而望安。夷狄四侵。而兵未解。財賦久匱。而用益急。賢否渾淆。而未辨。名器冗濫。而未清。紀綱已弛。而未振。號令數易。而未孚。焦心勞思。忘寢與食。其憂勞天下

如此。是宜執政大臣。仰躰至意。如房。杜。姚。宋。同心相濟。以圖治功之時。必無宿怨私憾。如庶。顏。賈。寇。郭。李。之所存也。然而議論越操。不能無異。要當公心正念。以大公至正之道相與。無置私情於胸中。則善矣。又况人之受才。自有限量。不可同也。陛下今所注意。而任用者。不過一。二大臣。以臣觀之。亦各有所短。吳。敏。失之悖。李。綱。失之果。徐。慶。仁。失之苛。失之怯者。才不足也。其弊則優柔懦弱。而失事機。失之果者。器不足也。其弊則勇銳於事。而或過舉。失之苛者。識不足也。其弊則煩碎伺察。而失大躰。若能各去其短。無任私情。無昵私惡。協心共謀。才不足者。去其怯。而克斷。器不足者。去其果。而謹畏。識不足者。遠謀慮。而務大躰。庶可安靖邊境。為中興之助矣。非特此也。神。師。道。姚。古。皆邊鄙老將。有謀略威望。可以倚任。初召師。道。都人待之。如望歲焉。陛下既加信任。又畀姚。平。仲。以節。平。仲。失利。非師。道。罪也。及姚。古。

吾併與師道罷之。或謂兩家世為仇敵。不可並用。臣謂廉頗賈冠先
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子儀光弼握手涕泣。正在今日。陛下何不以此
義喻之。而兩任之乎。兵革方興。老将氣沮。謀格而不用。非所以盡人
謀也。欲望聖慈。下臣此章。示將帥大臣。儻皆能如臣所言。陛下雖未
能深居高拱。亦可少安矣。陛下更能留意論相。以尊朝廷。安中國。而
御遠夷。非特為諸臣之幸。實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之幸。

應求又論用人太易。上奏曰。臣聞重爵位。則多士勸。謹用人。則朝廷
尊。蓋與之不重。則下輕。上爵易於用人。則去之必速。此理之必然者。
近者朝廷此弊尤甚。未流至今。未之能革。陛下臨御甫三月矣。凡用
四宰相。九執政。列侍從者十餘人。初不謹取。故去之每速。近日除用
无為超躐。有起召不至。而已屢遷者。有未收功效。而與峻職者。有自
下僚陞為侍從者。有取其一言。擢為師儒者。有一日差除。至二十

餘人者。其人之賢愚。朕否。固未暇論。然視爵位亦太輕矣。用人亦太
易矣。夫賢才之士。有可不次用者。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不
過一人而已。未聞當時百執事之眾皆然也。方今名器冗濫。而未清
仕進。僥倖而未抑。誠宜大有刻革。以新初政。乃復輕勿如此。臣竊惜
之。願詔執事時加詳謹。毋備具官僚。毋超躐除授。毋徇私愛。毋用非
才。使綸綍之下。當人心。而無煩言。則朝廷尊。而多士勸。政事修。而夷
狄服矣。

翰林學士許翰論相上言曰。臣嘗學易。觀否泰之象。則知君子小人
未嘗相無於天下。雖堯舜在上。世必有小人。雖桀紂在上。世必有君
子。其所更為治亂相反如此者。堯舜錯之得宜。而桀紂置之失當也。
故錯之得宜。則君子小人並受其福。是以皆謂之泰。蓋之失當。則君
子小人各窮于禍。是以同謂之否。所謂當與不當。要在內外之間。而

已矣。奉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其象內健而外順。否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其象內柔而外剛。剛者君子之德。柔者小人之德也。使君子有為於內。則內健可以制天下。使小人委聽於外。則外順而天下從之。何謂內外。傳曰。睽。外也。家人。內也。睽。泰反其類也。家人。君躬必與小人。勝而以君子為家人者。類固相反。雖然。人君以一人之明。而欲以盡知天下之君子。親之使為家人。又欲盡察天下之小人。睽而遠之。則雖堯舜之聖。難於此。然圖其易。則必有要矣。舜選於眾。舉皋陶。則不仁者遠。湯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故易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前日君子小人。上下倒植。內外逆施。姦罔充斥。臣未易遽論。而獨竊怪陛下即位以來。朝廷之間。未見泰象。臣是以請先論之。如近日王孝迪之昏庸。已污翰苑。而懼中書侍郎蔡懋之頑固。已敗樞府。而猶遷右丞。當時四方聞之。無不恨然失望。此則陛下既悟而罷之矣。今又將

相張邦昌於廟堂。則是古之所謂外。今之所謂內。類進之禍。豈復勝言。臣切意陛下聖明。豈不知前日之亂。皆生於大臣姦諛。不去此屬。無以為治。而相邦昌者。蓋或權以濟胡騎之行。未必遂用。故臣未敢正擊。而一發其端於此。他日若果用之。則臣請得以死爭之。臣以謂陛下正始之時。置相不可不謹。譬如植木。始得嘉木。有種。其後材將不可勝用。始得惡木而植之。則惡木日滋。其極將至。無復取材。且君臣一體。相頌而成。自昔未見有君無相。而能成大業者也。故陛下欲為文帝。則相必有陳平周勃。欲為唐太宗。則相必有房玄齡杜如晦。欲為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佐。而後終無不鮮。為無不成。將前卜天下之安危。在始觀置相之得失。故願陛下考而慎之。先王知人之道。要在公聽並觀。驗左右之言於諸大夫。驗諸大夫之言於國人。驗國人之言於其人。可見之迹。灼知其賢而後用。此孟子用

人之法。而易之所以為泰者。故臣輒敢論思先之以為治本。

翰為御史中丞。上言曰。臣聞否泰以類相反。否則小人以類來。泰則

小人以類往。先王之智。不能遍知四方萬里之遠。使君子小人不能

於前者。要在求其類之所自。推而廣之。如袁挈領。則順者不可勝數

也。方今天下姦惡如織。蕪穢郡縣。戕賊黎元。凡才無爛羊之能。冒寵

有績。貂之嘆。吏部尤塞。無闕以擬注。版曹空置。不給於祿廩。若不一

大鏟草。恐終不可有為。今以軍興多故。郡縣賞遺。輟管良民。無直而

糴。上下皆弊。公私甚勞。而姦宄無用之人。坐糜倉廩之蓄。此所謂繁

其華者。傷其實。披其枝者。傷其根者也。願詔吏部稽考廢官。凡由楊

戩李彥之。公田主黼朱勳諸道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

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夫夔蜀湖南之開鑿。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

東茶鹽陂田之利害。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所與之

賞。淫朋比德。各從其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効用有力。應奉有

勞。特赴殿試之流。此皆殃民蠹國。敗俗妨賢。姦宄取位。賕賄買官。所

叨恩數。不限高卑。一切褫奪。還其本秩。若非此族。而橫竊名器。如橫

行節度之貴仕。秘閣延殿之華資。或以童稚奴僕。而濫膺。或以商賈

胥徒。而貨取。人人論列。簡牘徒繁。願命吏部各具闕闕。諸臺諫分使

看詳。上之朝廷。次第裁抑。其坐公田得罪如鮮于可。非理譴逐。宜自

元斷。月日。復其舊秩。恩數而升擢之。以勸忠諫。然後位著。可清賢能

可進。生民可安。國用可節。昔唐斜封墨勅官。一日停數千員。不以為

疑。今亦何難哉。夫糞土為牆。匠石不能施塗墍。鄭衛調琴。后夔難以

致。蕭韶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願陛下順天休命。而一新之也。

右諫議大夫楊時論用人太易。上奏曰。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夫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人君不得而

私焉奉天而已矣。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未三月。更易宰輔凡八九人。大臣民之表。告之天子。躰貌之而厲其節者也。其進之也。必欲其去之也。輕欲其自重而不苟難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自上自左右卿大夫之言。下逮庶人之議。皆曰賢。則用之。可以無疑矣。然猶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其考審豈不至矣。夫湯之用人。惟已。由此道也。昔季布為河東太守。人有稱其賢者。文帝召之。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使酒難近。罷之。季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又以一人之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也。若季布之為人。固無足為陛下道。然其言足有取者。臣恐陛下用人如此。天下聞之。亦有以窺陛下也。近見百司群吏有待次一二年者。而復除它人代之。此近日嬖倖受賄賂而私請者之所為。前此無有也。陛下欲盡循祖宗之法。不可復用此例。謹之於始。猶懼不終。始之不謹。後將若何。臣伏望陛下重惜名器。無輕以授人。一非其人。則民受其弊。亂之所由生。不可忽也。仍願聽言而加察焉。見賢而後用。見不賢而後去。無容私焉奉天而已。天下幸甚。

太學生陳東乞復李綱舊職。疏曰。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

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未足為辱。况示怯示彊。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陳乞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杜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闕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尊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

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重賞蔡攸。共興北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役。邦彥等輩略不可否於其間。實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陛下新即寶位。遠有變亂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己。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且虜人既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聞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吊。咸謂不可為虜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難。况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

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自真宗仁宗兩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叛盟乎。綱孤立無助。天下共知其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以舟船。或結木筏。為避水計。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深顧北之憂。而左右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而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繫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為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種師道以閩外之事。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取信。試御樓呼耆老。一問之。呼軍民。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陛下不可不審。

太學生雷觀乞擇相。上奏曰。臣為諸生時。權臣務鉗天下之口。臣之父兄師友。聞引古論事。小有激昂。則必深戒力止。以謂毋多言。以取禍。其後臣入太學。九載。具知權臣果能以身障言路。恣其姦惡。而臺諫官徒備負以進。不聞一言。使祖宗紀綱法度掃地殆盡。天下之民咸不得其所。致夷狄猖獗。兵連禍結。以成今日之釁者。皆言路不通。上下蒙蔽之失也。善乎臣之友生高閑之言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議之。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于上。則富言之人雖欲緘

默取容不可得也。言官得以盡其職。則執政之臣。雖欲擅權為姦。不可得也。陛下臨御之初。即下求言之詔。詔下踰月。上封事者不減于數。然未聞以某人言某事實為利而行之。某人言某事實為害而嚴之。豈求言之詔。徒有文具邪。抑獻言者皆猥冗不足取邪。無乃付之有司。而執事者尚徇前弊。沮遏而不行邪。此獻言者不能無疑也。當今所急。止一言而已。論相是也。國家崇寧以來。相非其人。官以類進。私昵者官之。惡德者爵之。賢能之士。反斥逐不用。目為姦黨。其治亂不待今日而後見。識者已分於崇寧之初矣。雖欲正刑明辟。以嚴誤國之誅。固自無及。言之復何益乎。然不究其為亂之階。則莫知其撥亂之道。臣為陛下略指前日。由相姦術之大者言之。假紹述二字而行。已之作為。假國是二字以主己之好惡。假享上二字以逞己之私欲。進直言者以狂妄斥。立正論者以邪說禁。善阿諛者以純正用。姦術

既行。無所忌憚。敗壞法度。紊亂紀綱。靡所不為。莫可勝舉。致使黜虜。幾危社稷。而陛下受莫大之屈辱者。皆前日相非其人之故也。陛下即位以來。見於施為。慨然有求治之心。而論相之職。亦未為稱。此臣所以謂為當今之急務也。白時中老繆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咸謂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乃但迺遷李邦彥。張邦昌。爾士大夫皆言二人亦前日輔相之無狀者。察其操術。不過持兩可以同養恩寵而已。前日輔相之無狀。姑置勿論。第自陛下即位以來。一。二大事。彼曾有慷慨一言乎。虜所言者從之。所欲者與之。不聞有忠義一言。奮然以折敵人之心。其何以威撫四夷。而使之畏服乎。蓋國害民。起戎招盜。十數巨姦。天下之人。患食其肉不厭。而二人初不敢誰何。至因人言。稍行罷黜。詎能不畏疆禦而逃不肖乎。陛下知求言從諫。而未。知論相。何先後緩急之失序邪。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邦彥邦昌。

曩在政府亦嘗以燕雲不可圖董貫不可再遣今果如其說義當相之。臣以謂不然。二人在政府日果知如此。則當力陳其不可之狀。至不見聽。則以死繼之。縱未能死。則宜引去。然卒持祿不諍。不過畏董貫之禍也。今日之禍。皆前日肉食者之過。豈可不擇人而用之乎。東漢陳龜曰。三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不恭。拔卒為將。今何等時。而迺遷貴臣邪。自祖宗以來。相臣多因言官論列。直指某人可相。某人不相。無非天下之公議。此最為我宋之盛典。崇寧以來。臺諫一蒙時相拔擢。則多懷私恩。無有直言者矣。此亦不可不察也。今日之相。莫若陛下誠心廣求。虛已任用。勿謂天下無其人也。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繳葉夢得落職官觀詞頭。上奏曰。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臣察上言龍圖閣直學士應天尹葉夢得。初為蔡京所知。亟躋鼇禁。後為吳玠所用。除應天尹。及其妹婿許亢宗。自即官起

拜起居舍人等事。奉聖旨。葉夢得落職官祠。許亢宗罷起居舍人。與郡者。謹按夢得。自少年時。不自慎重。為蔡京所知。躋居要官。誠為可罪。然其人。頃由謫籍。起守蔡州。郡事甚理。暨移潁昌。政聲尤著。許頴間士民至今思之。日者南都不治。自葉著陳迪。宋昭年等相繼留守。軍儲闕乏。不能彈壓。各生變故。幾至危亂。及夢得下車。纔及數月。府事嚴肅。糧餉充溢。其治狀不可得而掩也。今虜寇日深。所在州郡。人情震駭。設或變生倉卒。而材具優裕。必可捍禦外盜。保守一州。擁衛王宰。如夢得者。少矣。此乃棄瑕責效之時。乃以蔡氏所引。而棄諸閑散。良可惜也。今河北宣撫副使。昨在越州。方臘寇境。設計謀卒。保越城。臘以破走。後在真定。亦著聲迹。而乃不幸為童貫之所引也。可以為貫黨。廢其才而不用乎。湖南安撫使郭三益。前在洪府。值運司調發戍卒。不支錢糧。幾至叛亂。三益發言裁處。戍卒遂帖。而三益乃王

黼之所引也。可以三益為黼黨。廢其才而不用乎。故昭諫議大夫陳瓘。在元符末。論列蔡京其言曰。京所引置。布列中外。凡數百人。使京在朝。則此數百人者皆蔡京之黨。黜京于外。則此數百人者皆朝廷之用。人皆以為名言。今陛下既正典刑。治京收之罪。京死道途。彼寬嶺表。若子若孫。悉皆編置。家財籍沒於府庫。地土悉歸於縣官。不復有蔡氏矣。則凡二十年間。昔日為京所引用者。今皆朝廷之人也。若更指為京黨。則人才之廢棄於艱難。使之時衆矣。且黨論何時而消弭乎。以臣愚見。棄瑕捨過。消伏黨與。正在今日。欲乞陛下察臣所論。或有可取。特賜聖裁。如夢得輩得以通下情。宣上澤。使血氣周流。榮衛條暢。免於死亡之患矣。故稽于衆者堯也。好問者舜也。拜善言。禹也。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然人情惡人逆耳。而喜人順從。言路難於開闢。而易於壅閉。元符末年。下詔求言。擢用

名士。豐稷。王覲。繼長於憲臺。陳瓘。鄒浩。並升於諫省。蓋言無隱。陳瓘手至和嘉祐之風矣。曾未朞年。臺諫正臣。刻名黨籍。布衣俊造。屏斥膠庠。由是方開之徑。復成茅塞。初闢之路。荆棘並生。天下莫不鉗口結舌。以言為諱。至於胡塵犯闕。戎馬在郊。而猶不敢以聞也。靖康之初。太學諸生。不避刑禁。伏闕上書。乞誅六賊。蓋積一十年抑鬱不平之氣。而伸眉吐舌發舒於一日之間。有大升黜。未協公論。而數十萬衆。不謀同詞。頃刻而集。天下之大情。亦可見矣。言路不可壅。亦已明矣。曾未數月。而余應求。李光。以憲臺得罪。陳公輔。程瑀。以諫者去官。題令衿以獻書。論事黜送銓曹。潘良貴。以奏對語侵。貢司征市。而言路茅塞。荆棘復生。群臣諱言。乃至失國。伏自南渡。以迄賞東。激優卹其家。佞名馬伸。俾歸行闕。至於返正赦令。初下。其節文曰。自今朕躬過失。及宰執臣寮行事失當。皆許論列。言事得當。不次擢。擢雖有

抵牾亦不加罪。甚矣其有意乎言路之闢也。然觀邸報。袁植以乞誅朱琳等而出守偏州。呂祉以與諫長異同而通刺外。種臺諫班列益蕭疎矣。言事者乞誅棄郡以警動方州守土之臣。朝廷寬假責其後。効以明使過之義。自不相妨。至於同列各陳所見。不相朋比。足明其公。何必出之於外。以示茅塞言路之漸乎。故臣願堅守赦文。久而弗變。名還植祉以昭言路開闢之端。則下情不壅。而治道成矣。

李光奏引對人乞先經二省。劄子曰。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下詔求言。虛懷聽納。雖疎渺小臣。間或引對。親賜詢考。將以開廣言路。簡拔僞髦。此盛德之舉也。臣愚竊慮陛下驟當幾微。臣下忠邪未易洞照。其間頗有利口辯言。乘時僥倖。以徼寵祿。其人窺覲名器。浸輕而實材忠樸之士。往往取於自售。甚失陛下所以惻怛訪達之意。竊乞今後臣寮非本職合上幾人。委三省大臣博采公議。先次審察。如委有

行實及策略議論過人。即令引對。庶幾抑絕奔競。以來僞異之士。光又乞假借臺諫。委任大臣。劄子曰。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懲艾前日姦邪當國。杜塞言路之弊。於是增置諫員。雖憲臺六察。咸得言事。又許臣寮實封投匭。職事不應上殿人。亦得奏對。開公正之路。閉私邪之門。海內聞風。莫不稱慶。今纔數月。未聞用一直言。得一賢士。而言路浸復有壅塞之患。近降旨。擇奏事既罷。不得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旨。揮亦令覆奏。臣知陛下有厭言之意矣。諫官御史。不稍假借。一言迂意。旋被斥逐。臣知陛下有拒諫之實矣。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如天地之無不覆。壽日月之無不照。臨而懷疑。偏任端。惴然惟恐羣臣之欺已。此得御姦邪之術。而未得任忠賢之道也。陛下所謂親除者。一舉而得。余應求再舉而得。陳公輔此二者。今乃起合大屠。或為游說。例被斥逐。使誠有之。是親除之人。豈足信任乎。以

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廣。而陛下欲以耳目所及。擢用一二士大夫。所任未必得人。而先已失衆心矣。衆心一失。人懷疑貳。不知孰與共守天下者乎。不亦所得者小。所失者大乎。耿南仲為東宮官。輔導陛下。十有餘年。此腹心之臣也。雖甚愚陋之人。莫不知之。而李綱敢與抗論。詆訐其短。此其疎率無謀可知矣。而謂懷姦以事陛下。則非也。彼懷姦以事陛下者。知南仲不可動搖。則陰交而固結之。上可以保寵榮。下可以行私意。而天下安危。社稷存亡。則有時而不暇郵也。夫南仲與陛下同休戚利害者。其設心豈有他哉。特其所見。或有偏係不通之處。未能曠然使陛下以大公至正之道。照臨百官。撫御羣臣也。臣恐姦邪之徒。窺見陛下好惡。更相譖毀。迭相媒孽。無忠信仁厚之風。成猜忌刻薄之政。人人恚怨。莫肯披露情實。以事陛下。伏望稍回淵慮。假借臺諫。則盡聽納而容狂直。體貌大臣。則專委任而責成功。臣誠狂愚。不識忌諱。有所聞見。懷不佞已。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二

用人

宋高宗建炎間。編脩胡銓論臣寮陳乞子弟差遣。疏曰。臣勘會銓司近年銓選人倍多。負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者。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却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幹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覩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計。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餘雖無事故。自符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

御史中丞許景衡乞除尚書省長貳與并除樞密二臣劄子曰臣聞
謀之貴衆斷之貴獨今天下大政一歸於陛下宸斷惟是贊襄彌給
同德協謀者則不厭其衆且多也竊見尚書省比闕長貳而同知樞
密院事亦久闕而不除雖用近制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
樞筦摠兵之地各有任屬安可久虛其位哉伏况近年財用匱乏民
力困弊賞罰僭濫官吏猥多姦賊害民請屬成俗軍政不立邊防未
完陝西並邊諸州地震彌月壓傷軍民京東淮南浙西積水被野有
言秋稼此正陛下敷求輔佐振舉紀綱之時也臣愚伏望睿明博考
天下之公議慎選當世之忠賢以補政府之闕使之上贊聖治以亮
天工而熙庶績海內幸甚

又論宗澤劄子曰臣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
如何澤之為人及其為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
而言也若只緣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緣忠
義所激出於輕發未盡識國家事體耳又未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
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為尹威名政術
卓然過人誅鉏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
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以為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
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非才之故使當時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
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
今來只校其末度小疵便以為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
至愚竊以為過矣况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雖參幕府宣
力為多今尹天府其績効又章章如此則其所為終始亦可考矣而
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甚矣乎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
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逐澤則當別選得守不識

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授交割尚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材難全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為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有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為宗廟社稷。下為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戎治民之功。天下幸甚。臣無任懇切拳拳之至。

景衡又論黃潛厚除戶部尚書劄子曰。臣伏觀近降指揮黃潛厚除戶部尚書。除目始下。外議紛然。咸謂潛厚是宰相潛善親兄。遷拜亦既超躡。職事又為同省。此為可略。理寔未安。臣蒙誤恩。適在言責。雖欲默焉。不可得也。竊惟官有親嫌。義當迴避。不獨祖宗成憲。蓋亦前世不易之制也。小則縣小官。凡係內外之親。稍有服屬。則當引嫌求避。又况文昌六書。實隸宰相。而可兄弟並處者乎。前此潛善在中書門

下省。而潛厚為戶部侍郎。理固無嫌。既除宰相。而潛厚尚仍舊職。議者惑焉。而未及論列者。豈非以其除授在前故耶。今者忽從列侍。進長地官。橫恩驟遷。實駭觀聽。竊聞潛善潛厚各有章奏。乞行迴避。臣愚欲望睿慈。特從其請。一則示朝廷至公。不為貴近屈法。一則使天下知宰相不私所親。以成潛善兄弟之美。所謂一舉而兩得也。願賜采擇。

景衡又乞令黃潛厚迴避第二劄子曰。臣昨具劄子論列黃潛厚。於宰相潛善為親兄。今來所除戶部尚書。實有親嫌。其逐人各請迴避。欲乞睿慈。特從所請。以示至公。以成其兄弟之美。至今未蒙施行。臣聞法者天下之法也。當與天下共守之。若朝廷先自違法。則何以責天下之不守法者哉。且州縣小官。苟有親嫌。而不迴避。則監司郡守必按劾之。若朝廷之上。兄弟之親。不自請避。而諫官御史又不論列。

是天下之法。只行於郡縣之間。而不行於朝廷之上也。如此。欲望人心服而治功成。不亦難乎。且使今日諫官御史畏避。而不敢言。然公議終不可掩也。它日必有言之者。竊意陛下亦必追咎臺諫。阿附而不盡言也。故臣寧得罪於今日。不敢得罪於它日。况潛善亦累曾奏乞回避。陛下正宜從之。是不獨成潛善之美。亦使臣免它日罪戾。不勝幸甚。所有潛厚除戶部尚書指揮。伏乞改正。別與差遣。

景衡又奏乞差張瑱知和州。劄子曰。臣訪聞和州境上數為盜賊侵擾。有本州通判張瑱者。廉明有吏幹。郡人愛戴之。遂設方略。嚴守禦。賊不敢犯。比瑱罷去。賊遂破城。縱火官府民居。一日而燼。瑱雖以年格。并知州資叙。得請官祠。聞其精力未衰。尚可為郡。若朝廷以和州兵火之餘。欲擇守臣。宜莫如瑱。夫用人在乎因任而已。試得其成效。斯可以無疑矣。臣與瑱未嘗相識。得諸士論如此。故輒以聞。願賜裁

擇。

元年。知開封府宗澤條畫四事。劄子曰。臣聞人君職在論一相。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臯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于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於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深居九重。其彌縫變理。鎮撫表正。但仰成于朝而已。高宗得傳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於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不以夢卜。虛心考察。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遠。其在位皆節儉正真。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待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

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勿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難，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故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四年，中書舍人綦崇禮舉仇愈充監司，狀奏曰：「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行在從官各舉可充監司者。右臣伏覩起復朝散郎新差知建昌軍仇愈，性資忠厚，趣操端方。進士登科，富於學術。歷任縣道，皆有治迹。律身無過，疾惡如讎。其為政以奉法循理為務，抑豪右，伸寒弱，不撓於疆禦，不諂於勢利。所至而人思愛之，使其當一道之寄，必能激濁揚清，除民疾苦。如言者之論，今保堪充監司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謹錄奏聞。」

崇禮為兵部侍郎，面對第二劄子曰：「臣聞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得其功。臣竊其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

之美在身。志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而惟天下治亂之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而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而効力於國，其實甚難。而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為則易。而且以得譽二者之用，捨繫風俗，閑治亂，有天下者不可不察也。昔西京之古，惟其徇國而不求名，故漢道以昌。司馬氏之臣，務為浮虛，而無實用，故晉室以亡。前世之鑒，其可忽諸？臣竊觀今日士夫之俗，而知國家之不競，蓋在於此。無激昂奮勵之志，而以循謹自持為賢，無捐軀致命之節，而以全身遠害為智。方聖哲馳騫，惟日不足之時，則知無不為者所宜貴也。而見謂生事。當黎元凋瘵，勞來還定之日，則服勤州縣者，在所尚也。而取譏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常賦經用，寢以不理。要解事之目，而舊章故實多所廢格。若此之類，皆便己自為，非國家之福。豈陛下所利哉？臣愚伏望睿明深燭厥理，凡官人賞罰之際，取其能濟時用，有益於

國家者進之。察其虛名無實。欺衆要譽者。選之。黜陟既明。好惡既彰。則人材風俗。從而丕變。而真賢實能。出為陛下用矣。

高宗時。崇禮講筵。殿進。羊劄子曰。臣觀光武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故朱浮嘗上疏譏諷苛察。謂帝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有所劾奏。便加免退。然則能以令終者寡矣。及浮為司空。而坐賣弄國恩。免。又以陵轢同列。帝每銜之。但惜其功能。不忍加罪。則是凡所見黜。蓋亦有以自取。非獨苛察之為咎也。如馮勤。早以材能為帝所賢。在司徒之。停欲令以善自終。乃引浮為戒。丁寧反覆勉之以忠。臣孝子之誼。於是勤愈恭約盡忠。以任職親重。歿而悼惜之。推是心也。彼於三公大臣。豈不能保其始卒之恩哉。惟其人耳。昔伊尹。曰。惟尹躬先見。而自周有終。相亦在。伊尹事君。詩稱。

山甫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此宣王任賢之美。為人臣者。其上如伊尹。其次如仲山甫。亦已足矣。揆之言行。考之詩書。所美者在此。則勤之為賢於斯。不疑。嗚呼。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一軀相須。休戚同焉。苟過則稱君。固非人臣歸美之誼。而移過於下。亦非人君罪已之實。惟君臣各盡其道。則上下並受其福。此魏徵所以願為良臣也。臣區區効忠于此。惟陛下加察焉。

崇禮又論朋比。劄子曰。臣伏見近者陛下特奮英斷。以某等朋比姦。回斥去不疑。邪正既分。中外咸服。竊惟兩省政令所出。都司紀綱所在。臣恐後來居職者。或懲美吹鑿。不復論事。浸以廢職。彼朋比之徒。蓋皆依託正義。果於侵訐。一唱十和。以售其姦。雖被斥逐。猶自相稱譽。未必貼然退聽。今既更用。若廢職不舉。鯁言不聞。是使其徒得以藉口。下則鼓惑流俗。上則歸過朝廷。為害不細。臣愚欲望聖慈。特出

睿訓戒諭在官者使各舉職盡言開肆厥心毋懲前事務以闢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門仰副陛下焦勞念治之意

崇禮又乞漕司官通共應副財用劄子曰臣伏見諸路轉運司官多係雙負以上自來朝廷於本路有所興作或供軍之類漕臣應主其財用者往往指名專委一負應副蓋欲獨任其責而事能倚辦也然所委之官不惟苟欲事集以免咎罰既專應副便有希賞之心不暇顧其經費則必督責州縣凡所有錢物或盡用無餘本司官不預差委者以其有被受專負勢亦不能留占徒致紛爭及漕計不足則又督責州縣取於常數之外而州縣受其弊矣州縣受其弊則百姓被其害矣此蓋從來朝廷小之思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自今後諸路應有非泛用度其漕司官更不專委並令通共應副施行

崇禮又面劄第二劄子

編觀蜀地自昔蓋多異才由漢司馬相

如王褒揚雄相繼之後世不乏人至于皇朝尤賴其用如陳氏堯叟堯佐堯咨范氏鎮百祿祖禹蘇氏洵軾轍皆蜀人也其餘知名者未易悉數其興以來衣冠奔播川蜀士人多還故鄉就便從辟不出四路今行朝累年在廷更無蜀人而近自江湖遠至荆淮閩廣州縣間亦罕聞有在官者此豈陛下旁求俊彥立賢無方之意耶近者德音雖有指揮仰宣撫監司郡守於未有差遣人內擇可用者具其才能以聞願赴行在者不得邀阻固盡善矣臣愚猶以為未也伏望聖慈深詔大臣先行搜訪選擇材實素有聞者不以有無差遣不待去處薦名直從朝廷號召而收用之以示陛下公天下之心以慰彼方士大夫之望

紹興間張浚議任事上奏曰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書生儒士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

乎。臣謂非特漢祖為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為尤難焉。使今之為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略。差出一時耳。尚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為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其務。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為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二年。復又上言曰。臣昔歷考傳記。深究前代得失存亡之因。竊觀漢高祖所以屢危而復振。不過豁達大度。信任三傑耳。夫漢高祖承亡秦之餘。自始及終。以此道平定天下。是知寬洪任人。真御天下之長策。方今金虜狂暴。無異亡楚。陛下承祖宗二百年之緒。仁恩惠澤。沛然在人。而又聖德日新。著聞天下。中興之治。夫何遠哉。臣愚願陛下

鑒漢祖之所以得天下者。然而識之。事有疑貳。與之更新。舉能用賢。期以信任。蓋自崇觀以來。士風寢壞。學儒為業者。往往背道而營私。故進說於人君者。或懷朋黨之私。或快宿昔之怨。遂使大臣不得行其志。小臣不得盡其才。且夫郡守方伯之任。亦已重矣。社年被論者。動輒十數。相繼罷斥。跡其所攻。率多舊過。臣謂處今之職。賍汚不才。民實受害。按而得實。黜之可也。而拍擗往事。虛實未明。數郡之問。迎送不暇。此豈為國家計乎。况多事之日。利害有大於迎送。以此推之。近臣進退。將帥用捨。尤當謹審。且布衣之交。尚有腹心相與者。緩急之間。誓死期許。况陛下以帝王之尊。御天下之大。欲致中興。欲平禍難。非得社稷之臣。數輩信而任之。果何能濟邪。至於夷考其大節。究觀其忠義。求之於始。信之於終。此又陛下之所優為。臣愚願併以為獻。

後又條具四事。上言曰。臣嘗觀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賢以言其德。能以言其才。當今大亂後。國勢紛擾。與創業圖事者無異。才德兼全之人。不可以盡得。猶宜專取。實有才能者。是以漢興之初。如陳平無行。英布犯法。彼其智勇。果有益於實用。亦略而取之。如賁細行事。形跡。漢何以立四百年之基也。又况言語文詞之士。徒以親近之故。先獲任用。宣力四方之人。豈不解體。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詞必繫於師之上六。蓋上六。師道之終也。用師之始。則異於此時。然其所謂勿用。非盡絕而不用也。特不使之居廟堂。處上位而已。觀孔子釋交象之辭。謂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使其非居廟堂。處上位。何以至於必亂邦乎。此事在陛下心。曉獨斷。以助成中興之業。無惑。竊儒紛紛之論。致臨事緩急。無可倚仗之人。伏乞睿照。

後又上言曰。堂上遠於百畧。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人君端

拱九重之內。而欲徧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不亦甚難乎。臣嘗謂為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己之聰明。何以勝千萬人之思慮。是故自古賢聖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吉。以充左右侍從之列。廣問博詢。而姦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喻。謂虎有以狐自隨者。以狐終不能竊弄其威也。然狐隨虎而行。則百獸為之辟易。而其威信焉。曷若遠而去之之為愈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下。固有知其操術之不正。施為之犯義者。謂我之聰明。足以制而御之。曾不知其耳目所不及者。所損多矣。可不戒哉。

後又議皇極之道。上言曰。甚矣古之人。君喜人為善。而樂人之改過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汝則念之。不恟於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不恟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

豈不忠且恕乎。或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碍於治乎。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推誠以待人。積之歲月。雖欺詐者。且將遷而為善。况於不忍為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蘇軾之論。以謂唐武后之無道也。非獨進人無所留難。士之自薦。皆得盡其才。其後開元之間。幾致刑措。皆武后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例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臣故併陳之。

後又議進退人才。上言曰。人主之於人材。試之州縣。養之館閣。見其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知為嫌。見其可去。則去之。見其可罪。則罪之。不必取其用之於前。而廢之於後也。要當如天地之於萬物。一切待以無心。吾之為此。凡以為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雖然。人才之遇合。又有大患焉。或因一言之契。意雖無長。才奇略。深

以柄用。或因一事之拂。意雖有賢德。美行。寢以疎遠。此無它。蓋其喜怒好惡之氣。未能平之。以歸于道。故投隙乘間者。得以行其姦也。夫如是。則日復一日。賢者益退。不肖者益進。終至於國家喪亡。天下大亂。初以為得計。而其失計莫大於此矣。初以為為我之威福。得以肆行。而其後威福不行。莫大於此矣。故古之賢君。莫不正身平氣。以求合於聖人之道。其用意終在天下百姓。不敢私其一己。是以於進退人材之際。無不當理焉。臣願陛下力行之。

後又言曰。臣前日親奉玉音訓諭。以謂有天下國家者。凡以為民。今刺史縣令之官。未盡得人。今臣選擇。臣私自喜。幸仰慶陛下。酌見治道之原。顧雖愚庸。願竊有獻。當今治民之官。少得其人者。無它。蓋因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故耳。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此治道之所以分。而斯民之所以不被其澤。臣請一

二而數之。稍有時望。躡序而遷。雖無實效。及民忠言補上。而身已富貴矣。此其一也。大臣取人。假借拔擢。真豪之說。曾未踰時。便居侍從。進用如此。孰不歸心。故其所言。所為。求報於人主者。多求附於大臣者多。此其二也。士大夫一居州縣。遂無進身之望。貪好自譽。不顧廉恥。此其三也。受知於大臣。其身速化。惴然惟懼斯人之去也。致譽由此而不公。議論由此而不一。分門戶。立朋黨。無不至焉。此其四也。富貴可以僥得。名位可以巧取。其修身必不專。其為學必不篤。同上貴交。惟利是視。風俗何自而厚哉。此其五也。所用之人。既非素望。夷狄之所輕侮。天下之所憤疾。此其六也。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安能中理。此其七也。一歲屢遷官。不修職。其視公家之務。始如傳會。此其八也。夫內重外輕。其害於天下百端。且不便於國家之計。如此。可不忍所以變其道耶。雖然。縣而行之。人情驚愕。是非共

起無益於事。惟徐徐而理之。事事而正之。磨以歲月。治道可復也。浚附子栻入奏曰。臣竊惟自古大有為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得失利害。君臣一體。不容秋毫之間。然後上下觀望。響應影從。事克有濟。如伊尹之於成湯。太公之於周。其次管仲之於齊。諸葛亮之於蜀。書傳所載。始終可考。不然。作合道遠。倚日可成。安危禍福之幾。其應不遠。可不畏哉。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接續帝王。而臣區區。首蒙春遇。任以邊事。所恨臣學識淺短。不先其本。肩肩於軍旅之末。負罪聖賢。弗違天地。以致將士失律。讒誣繼興。蓋內治未先。高從事於外。其應必爾。皆臣不知本原。孤負陛下。以至於此。早夜悔恨。事無所及。臣今衰老。况復誤事如此。天下士大夫之心。其誰復信之。而陛下亦安得不有疑於心。在臣去就。所當審決。今邊隅粗定。軍旅粗整。虜以傷敗之故。其勢本能為竭國之舉。而臣以孤蹤跋前

堯後強顏閱日。動輒掣肘。平日之氣消磨殆盡。陛下將安所用之。伏望陛下深為國計。精選天下巖穴之賢。付以中外大柄。任之專信。之篤如前數君所為。謀出於一。而使之旁招忠信之士。相與參濟。不使小臣得以陰間。不使異議得以輕搖。先內後外。以圖恢復。庶幾月積其功。歲著其效。太平之期有望也。載惟陛下當至艱至難之時。遇古未有之強敵。若非君臣相與為一。朝夕圖回。均任其責。不較利鈍。終期有成。誠恐歲月易流。後悔難追。甚可痛惜也。臣老矣。罪戾又積。伏願陛下矜憐。賜以骸骨。使之待盡山林。無令出處狼狽。取笑天下後世。臣不勝大幸。

後又議彈擊上言曰。自昔為臺諫之臣者。通曉古今。深明殆道。其弛張獻替。莫不以天下國家為念。嘗考其所言。輕重緩急。皆有條理。於庶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極諫之。惟恐其言之不切。論之不詳。非

有心於甚惡之也。謂不如是。則彼之姦計得以行。彼之才術得以施。將為天下國家之言矣。至於人材平下。政事差失。姑擊之使退。未嘗以陰謀之事。切切然深指之。使其人革而悔悟。尚可以為朝廷之用。不為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蓋欲使四夷八蠻知有是人。斯足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獨願陛下掩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孰不歸心而樂為吾用也。

紹興四年。王之道論擇守令以結民心。上奏曰。臣聞孟軻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國家承喪火之餘。斯民凋瘵為甚。而扶持至今。乃中興之漸者。祖宗之德澤在民心。而民心未厭也。臣愚以為今日之急先務。莫大於結民心。而結民心者。無踰於擇守令。自陛下即位。于今八年。未聞某人出守其

郡出宰某邑。親遣而問之曰。當今作郡以何為先。當今作邑以何為
急者其在官也。亦未嘗察其所言。驗其所行而誅賞之。以示勸沮者。
其還也。亦未聞勞而問之曰。爾之作郡。除民之害者有幾。興民之利
者有幾。爾之作邑。戶口孰與昔盛。耕桑孰與昔富。而觀其人材。考其
政績。擢為公卿百執事者。伏望聖慈。憫斯民之疾苦。鑒孟軻之至言。
明詔內外臣僚。內而監察御史以上。外而牧守監司以上。並保舉所
知。堪為監司守令者各三人。使明言其所長。然後召赴都堂。命宰相擇
而用之。朝辭之日。陛下問。廷對便殿。訪以得失。審其賢否。子寧告戒
而遣行之。庶幾監司守令知所以愛民。天下之民亦知陛下之愛我
如此其至也。故緩急可使如左右手。為人君而天下可使如左右手。
茲古人所謂仁者無敵。尚何外侮之為慮哉。

吳仲論大臣非辜書曰。正月二十九日。右迪功郎新授監廣州真口

場盜稅臣吳仲。謹言。沐裁書味死。臣聞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有
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
不失臣主之禮者。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孔子聞之曰。趙襄子
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臣不敢失君臣之禮。臣讀至此。每興嗟
而不能自己。豈舉世無高赫之徒乎。將功同而賞異乎。將使忠信之
士不容於朝端乎。將使忠信之士陷於罪戾乎。昔人有所謂忠信而
獲罪者。此臣所以區區盡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為天下國家惜也。臣
聞建炎之間。苗傅作亂。一夫唱惡。實位遷移。廢主立幼。擅國威權。當
是之時。天下皇皇。左右無措。皆有驕君之心。未聞有盡禮之臣。至於
能赴國難者。尤鮮其人。獨一張瑄以微弱之書生。率天下之義士。忠
誠一發。勇冠二軍。遂擒元兇。而復大寶。張凌之忠。聞于八萬。達于皇
天。豈特夷狄知之。雖三尺之童亦知之。豈特三尺之童知之。而陛下

亦自知之。昔申蒯陳不下赴莊公之難。不能成功。後世猶且義之。况於唱天下之大義。立不世之功乎。臣雖不敢僭擬仲尼之褒貶。竊謂張浚賢於高赫遠矣。嗚呼。人才有短長。事有優劣。可謂忠有餘而智不及。臣請為陛下畢陳其說。臣聞張浚之帥陝右也。憂國忘家。見危致命。食不兼味。祿不羨餘。聞利國之言。皆嗟而不能已。見忠義之吉。延禮唯恐其後。廉潔愛民。士卒化之。而不貪。公忠御下。吏民善之。而無謗。此所謂忠有餘者也。料敵人之不審。陷曲端於無辜。昧左右之諂言。執一己之私斷。失五路之地。餉數萬之師。覆軍陝右。延敵窺川。取怒朝廷。歛怨鄉曲。此所謂智不及者也。今五路失利。四川孤危。罪在張浚。夫復何說。而臣有上言者。無他。臣恐快朋黨之私。墮敵人之計。使忠臣之路。何以言之。臣聞自古無善人。言見垢。士無賢不肖。入朝則必為貪貴之心。人情所同。朋黨之患。今皆有。且夫為臺諫者。必

欲連為侍從。為侍從者。必欲遠為輔弼。為輔弼者。必欲連專鈞衡。此貪貴之漸也。甲居台輔。則甲有親戚故舊。乙居台輔。則乙有親戚故舊。甲或罷政。則甲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乙或罷政。則乙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此朋黨之私也。今張浚還朝。不復元樞之位。必正台司之權。在同列必嫉之。或有為擢。更易差除。在百寮必嫉之。若不群而攻之。排而逐之。則上下俱緩。遷陞之階。朋黨不得少固其位。萬一衆口銷金。積毀銷骨。擠以失地之罪。陛下不得已而逐之。豈不快朋黨之私乎。臣聞魯以季友治亂。魏以無忌折衝。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田單縱反間於燕。而樂毅罷陳平縱反間於楚。而范增去。子玉死。而文公之君臣相賀。庶頗逐而白起之善策。得施。借使張浚智雖不及數子。忠實優之。臣竊謂今世如張浚者。復有幾矣。萬一忠臣見逐。必有不忠者至。觀其用兵雖敗。金人未必不

思其忠。或反間得行。而張浚罪去。豈不墮敵人之計乎。臣聞齊桓
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春秋書夏滅項。為齊侯諱之。故古人
以功覆過。良有以也。今張浚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非特臣得以
知之。天下之人所共知之。何哉。金人起兵三十餘載。北戚契丹南侵
中原。天降喪亂。醜類孔熾。張浚以五路散地之兵。營百萬。犬羊深入
重地之虜。如礮投卵。其不敵也明矣。尚能枝梧數年。與之相持。及其
還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張浚之功也。若曰。失陝西之地。潰五
路之兵。為可罪。則曩者失太原之利。致陷神京。失神京之利。播遷二
帝。禍延今日。遂使翠華巡狩於海濱。賊臣割據於中土。當時用事之
臣。比之張浚。罪狀有六。知是張浚功大而罪小也。又明矣。設若實浚
於罪地。使彼之有功者。人人然與赤松子遊。使未立功者。將以張浚
為戒。後有患難。誰肯赴之。豈不絕忠臣之路乎。臣竊見聖君文談。

人為浚危之。咸曰。某黨某人。欲有言也。張浚之果。盡列上。必於失
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過惡。陛下雖有襄子之明。亦不能却如簧之
言。以保全之。若然。則張浚未來。則其罪緩。張浚即至。則其罪速。萬一
果如道路之言。則張浚罪遂將無所逃。何則。張浚不至。則議者必曰。
慢而不恭。有違命之惡。張浚即來。則議者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
罪。今遲遲其行。豈非畏人之言乎。抑亦自謂無功。而歸羞澁其行乎。
方其未至。已有論列其罪者。及其還朝。罪之何疑。臣又聞道路之言。
曰。非特一二人欲言之。且將群而攻之。不特群而攻之。必使之罪去
而後已。嗚呼。開言路者。所以納公忠而去偏黨也。今以朋黨之私。而
所親所舊。雖有大惡。則遏而庇之。非親非故。雖有小過。必招而逐之。
至使執政不敢除一吏。忠臣不獲全其身。可痛惜哉。嗟乎。言張浚之
短。則易為張浚之事。則難。若試以言張浚之人。而任張浚之責。則敗

續尤甚於浚矣。臣竊謂艱難以來未有如浚比者。萬一使言者必行而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古人一賢勝百萬之師。若賢者不容於朝。且欲修政事而攘夷狄。不亦難乎。臣嘗聞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夫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當時以功覆之。後世亦未嘗罪周公。而議者則曰。周公之過。如日月之蝕焉。今張浚失地之過。雖明而赴難之忠亦至。臣恐巧言易入。聽斷所難。伏望陛下痛加察焉。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間。無使忠臣因而晦其跡。實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臣與張浚居處則異鄉。勢位則相邈。既非親戚。亦非故舊。初無私於浚也。今論張浚之一身。而玷及滿朝之推貴。臣固知不得罪於今日。必歛怨於他時。臣之棄斥。幾不能免。其必有言而無愧者。臣自謂視富貴為甚輕。以忠義為甚重。今至公之論忤及權臣。不過使臣終身不得任進爾。

至如張浚復辟之忠。古今所難。臣實慕之。使臣以忠義得罪。雖伏之斧鉞。赴之鼎鑊。在所不辭。豈畏朋黨之害乎。臣之所陳。披肝瀝膽。聽之罪之。唯陛下所命焉。干冒冕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觀文殿學士李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脰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墮。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殉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

九年。綱又除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近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滯後。累以帥權。音漢文帝聞李布賢名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願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盡奮盡。累

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

八年趙元鎮授潘良貴常事上奏曰臣昨日入省致齋不當趨朝奏事伏見親筆批諭潘良貴及常同差違臣以不簽書刑罰文字無職名未定須俟面奏然後施行臣嘗謂朝廷之貴在安靜安靜則和氣蒸蒸天下自然蒙福今幸朝多君子無乖異之人攪擾其間是以坐致安靜之風而良貴天奪其魄輕舉妄發而常同輩又不分別曲直隨俗毀譽自作不靖致此紛紛仰惟陛下以日月之明照臨百辟天威神斷曲盡事情在臣之愚無復可議然尚有一得之慮欲已不能冒犯威顏無所逃罪臣於此數人者尚有序薄之異至於進退取捨實關國體在臣不敢不言也張絢良貴皆二浙之士與臣本無契分常同雖嘗薦之然自作言官屢以語言侵臣臣嘗因此懇求避位子諲始識於种師道宣司幕中雖戚里貴游子弟而好學樂善文雅有餘平日交游議論之間凡有補於正論有助於善類者未嘗不竭其誠

心士大夫以此稱子諲而子諲亦以此受知於陛下至如良貴常同輩皆子諲素相欽重者今常同既出張絢決不可留是因子諲而致此數人相繼而去恐於子諲不甚光美亦非其本心也臣輒獻愚忠願陛下少留聖慮如子諲無罪不當外補或陛下不欲私潛藩之舊即乞優與職名處之近郡非晚復可召用良貴與次等職名即與小郡與本等職名即與官觀如此則重輕一分而賞罰之意天下曉然知之矣常同張絢且降不允旨揮俟行遣良貴等了絕然後徐為區處或移閑慢或令補外無不可者庶幾朝廷安靜士論厭伏是以彰陛下包納狂直之美而子諲去就之間亦復盡善矣且良貴等今日之過誠不可恕若考其平素亦曰端良之士倘一旦併逐深恐子諲心懷憂鬱益不自安蓋其人畏義而樂善故也臣區區愚直豈敢懷私黨庇如陛下不以臣言為然即一如親筆批諭行遣未晚然臣待

罪宰輔實不欲嗚嗚之徒妄議朝廷亦所以愛惜子謹耳不避煩瀆重取誅譴唯陛下深加省察臣不勝萬幸

高宗時元鎮又上奏曰臣適蒙陛下降出任申先辯訐言章奏狀緣兩日假故未及進呈又緣親筆不敢住滯為復只今行出或容臣二十一日奏稟訖然後施行從來從官落職不可無名必坐其奏狀乃降旨揮臣詳觀申先所陳意以論列沈與求因緣致此言誠過差不為無罪臣願陛下廓天地之量少賜容忍以全事體若所言別無過當則何緣落職唯其肆言不屈衆所難堪而陛下能容忍之是乃盛德事臣區區之愚尚有曲折唯聖聰省察申先之得罪於陛下激怒於衆人本因與求之事今若坐其所奏落職行遣臣恐張浚不免憂疑而章惇蔡卞之黨懼忻鼓舞於外矣以陛下寬仁大度不能容一狂直使大臣不安群小交賀臣竊為陛下惜之臣備位宰輔無所補

報唯有朴忠敢不竭盡

貼黃臣於申先非有所厚昨申先論列沈與求臣深不以為然亦嘗奏稟計陛下尚能記憶今申先奏章有議者謂臣不當與臺諫立敵此臣戒申先之言也又言大臣方行臺諫之言以示無私則申先於臣不無怨望而臣不避譴逐輒敢冒瀆聖聰誠以責一申先為小故而其間所繫利害為甚大臣非敢倚張浚為重陰濟其私意也伏望睿照

元鎮又奏曰臣嘗以任申先落職事叙陳曲折煩瀆聽聽伏蒙聖慈俯鑒愚懇特賜親筆許令奏稟訖施行仰認天地之仁少霽雷霆之怒不唯申先保全進退亦使臣下遇有所見得盡區區無所隱避則陛下涵容之德高明溥博闕略細故所志者遠大矣幸甚幸甚然臣尚有欲告於陛下者初陛下以伯雨之言追貶惇卞錄用申先所以旌

別淑慝明辨是非雖在九泉之下猶知懲勸則是以為萬世臣子善惡之戒當時中外咸知此道復興者以陛下聰明絕人洞見底蘊不為浮議所惑而臣亦不量微薄不避衆怨身任而當之今曾未幾時申先乃蒙斥逐誠以臺諫四人之請陛下不得已而行之若又因其赴訴之言更加削奪則非所謂十世宥之道也臣恐博卞之黨有以窺伺聖意禍機一發姦計遂行不特申先粉碎雖如微臣勢難苟免是不得不懼臣故輒為申先一言亦所以自為謀也併幸慈憐矜察直龍圖閣李光乞委官節錄封事劄子曰臣恭聞陛下因城內火災惕然恐懼延問近臣憂形于色乃發德音下明詔以求直言此甚盛之舉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數遭變故倉卒之際即下求言之詔勤勤懇懇發於至誠然歲閱月國勢日削夷狄日強盜賊益熾百姓益窮天地之變求旱為災星辰失度寒暑反時此豈盛德之報也哉臣

意陛下有求言之名而無聽言之實故也今艱難之時懷憤獻忠者當累及之臣竊慮封事之多未易省覽未免壅積是徒為文具而已臣伏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上封事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雖文采不足一一奏聞光與方平亦嘗奏乞其間識慮稍出於衆開陳政躰文采詳明者乞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可采籍其姓名隨才擢用今中原士大夫輻湊東南所獻封事豈無公論臣愚伏望聖慈檢會祖宗故事專委侍從官一員擇其公忠端亮者俾之遴選據所可取者節錄成冊每季或逐月進呈以備乙夜之覽忠言嘉謀庶有裨益以仰副陛下恐懼修省艱難求助之意光為禮部尚書乞增選臺諫狀曰臣伏奉二月九日手詔節文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俾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臣猥以庸庸冒居從列天變如此既不能仰承聖意有所建明

又不能薦舉一人。以應明詔。雖陛下不以為罪。臣實懼。臣伏見朝廷自罷制科。踰六十年矣。士子唯習經義。為有司應用之文。一旦責以賢良之舉。當具詞業。繳進。悉如嘉祐故事。臣竊謂實難其人。又近年以來。風俗駸駸衰壞。士大夫唯務依阿。操求濟之說。畏沽激之名。不以堯舜之道事陛下。當今猶開言路。而嬰鱗犯顏者。臣固未之見。况求疎遠草萊之士。如富弼蘇軾之流。豈易得哉。宜其寂寥而無聞也。今朝廷艱難至此極矣。陛下親馭戎輅。以捍大敵。因災異以求直言。雖拯焚救溺。未足諭其急也。若依常格薦士。儻或有之。俟其進卷。稍中程度。方許名試。又有過閣六論。行遣迂緩。臣至大建。非假以歲月。未易集也。此豈陛下今日因天變求言之本意哉。臣恐或者妄議陛下。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雖臣亦竊疑之。臣在宣和間。初除尚書郎。例合進對。方是時也。權倖當路。姦邪充斥。臣懷不能已。力陳

一二弊事。首以開言路為說。大臣惡之。請臣知桂州陽朔縣事。况臣今日蒙被陛下獎遇。致位通顯。當國家禍亂之後。強虜偽齊。日以窺覷。加以天變如此。陛下竄然在疚。下詔丁寧。旁求直諫之士。冀聞藥石之言。可謂切矣。而臣久稽明詔。罪無可逃。臣竊惟方今小大之臣。百司庶府。無言責者。既不復論事。但時因轉對。誦陳言以塞責而已。陛下所賴以周知四方利病。朝政闕失。繩人主之愆。違辨臣鄰之邪正者。不過三五臺諫官耳。自古天子有爭臣七人。唐制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各四人。左右拾遺補闕各四人。共十有六人。國朝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正言各二人。常不下六七人。專論人主過失。夫人非堯舜。誰能無過。賴諫臣以正救之耳。御史者。邦之司直。專以排擊姦邪為職。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本朝因之。雖其數或有增損。未嘗闕也。故自三公

軍執侍從百司力敵勢均。一非其人。咸得論奏。故能排難進用之始。折禍亂於未萌之前。其任豈不重哉。陛下即位以來。臺臣諫官預言事之列。不過二三人。而中丞諫議久虛其位。豈士大夫倖倖朋比。能以忠實事陛下。未易得邪。何久而不除也。如其不除。士大夫未嘗負陛下。而陛下疑之。是陛下自塗其耳目也。人抵人主意。向雖一頓一笑之間。衆得而窺伺之。其應如響。在陛下所行何如耳。陛下用一骨鯁之言。則在位皆節儉正直。而萬物吐氣矣。陛下用一諛佞之人。則在位皆持祿保寵。小人無忌憚矣。其利害豈不萬萬哉。臣久去闕廷。身紆郡綬。寵祿既優。無所裨補。重念忠臣雖在。吠豕不忘。君偶因明問。輒復妄發狂瞽之言。仰瀆冕旒之聽。死有餘罪。惟陛下赦其愚而採聽焉。

著作郎張嶷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

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宜撫使為要。又言自駐蹕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為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為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為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

